

你是长夜，  
也是灯火

岁 / 惟 / 著

世间最难得的是，即使知道没有结果，  
也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的真心——  
“这一生高悬危塔，纸牌全迷，为你疯魔，是我罪有。”

青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你是长夜，  
也是灯火

岁惟  
著

Suiwei  
Works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长夜,也是灯火 / 岁惟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52-6041-7

I. ①你… II. ①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0091号

书 名 你是长夜,也是灯火  
著 者 岁 惟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张静静  
特约编辑 陈逸飞  
装帧设计 李红艳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10.5  
字 数 2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6041-7  
定 价 3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青春文学

## 目 录

你是长夜，也是灯火

Chapter 01		1
Chapter 02		31
Chapter 03		56
Chapter 04		78
Chapter 05		100
Chapter 06		126
Chapter 07		150
Chapter 08		171
Chapter 09		191
Chapter 10		210
Chapter 11		233
Chapter 12		264
Chapter 13		286
Chapter 14		316
后 记		329

你是长夜，也是灯火

## Chapter 01

2009年秋，温凇遇见了杨谦南。

很多年后她这样向人形容他们的相遇——一场处心积虑的意外。

那天是管院MBA班的开幕式，来了几家媒体，弄到很晚。

温凇在会议厅门口站着，把塑料工作牌摘下来绕一个圈，搁在门口的签到桌上。

九点零五分，嘉宾走得差不多了，她静静等着关门。

会议厅的灯暗了一半，一排排整齐的软椅全湮没在昏昧中，她向里望了一眼，意外地看见了陆秉青。西装革履的学者和几位媒体方面的人握手交谈，操着中年人没有辨识度的社交嗓音，笑容艳似主席台上的粉紫绢花。

他是新闻学院的院长，不该在这个场合出现的。

于是学院间流传的隐秘传闻变得可信——

据说他们院长得以在学校一路平步青云，全靠娶了一位大人物的女儿。

温凜上过陆院长的一门“传播学理论”，花了不少心思，期末考卷得到过他的赞赏。那时她还是眼皮子里只有象牙塔里半瓶墨的大学生，对学者有股子宗教般的崇敬，看着师长化作面容虚假的中年人在这儿迎来送往，胸臆说不清道不明地别扭。

但她很擅长遗忘，抿抿嘴唇心里一抹，眼睛依然清澈。

她只是把目光移开了。

就这样，温凜看见了杨谦南。

那年她二十岁，见过最好看的男人是学校里的翩翩白衣少年，和画报里盛装打扮的男明星。

他两种都不是。

几位领导在主席台下亲切会晤，他就坐在一旁。没有人与他交谈，他也没有理会任何人，好像是这个社交场景里凭空多出来的一个人物。杨谦南对这样的场合缺乏尊重，半靠在会议厅紫色的软椅上，手里百无聊赖地拨弄着一个东西。

金色，发亮。

居然是只打火机。

他是这场谈话的陪衬，却把正在谈话的人映衬得多余。

温凜看着他，手按在签到桌上，无意识地抓了抓。

那其实不过是两张课桌，上头罩了暗红色绒布，用来摆签到簿。触手所及，薄而柔。早秋的夜晚，多摸两下，她才察觉布面是冰凉的。

他像这布面。暗，沉，气质似阴天。

中年男人们沉厚的声音很催眠，内容无聊却能看上去相谈甚欢，没完没了。温凜也不知道这场寒暄要持续多久，靠在大门上放空，不由自主，频频往杨谦南的方向望。他在长江头，她在长江尾，一起消磨耐心。温凜被这个想法惊到，盯着自己脚尖，轻轻嗤笑一声。

脑海里思绪却活泛开了：那人面孔陌生，只凭侧脸，她联系不上任何

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是谁呢？她在心里想。

那天她一直候到夜里九点半。

这是学校勤工助学办分配给她的工作——管理教室。每天使用会议厅的活动都需要来她这里登记，有时是名人讲座，有时是学术论坛。像开幕式这样的场面劳心劳力，其他值班同学纷纷找借口一走了之，留她一人守到最后，负责关门。

她觉得这算一种命。

一种就算闭着眼睛，也会降临的宿命。

就在她靠在门上昏昏沉沉，差不多要睡着的时刻，有人替她把灯关上了。

黑暗倏然降临。她惊醒，才发觉刚才那人近在眼前。领导们不知何时已经走光，只剩陆院长等在不远处。杨谦南的手在她眼前一晃而过，他看她一眼，寡冷的丹凤眼，却笑了一下。

温凜像一张弓一样弹起来，向陆秉青恭恭敬敬地鞠躬：“陆院长好。”

院长似乎对她没什么印象了，脸上还挂着社交式的蔼笑：“这么晚了，还守在这儿呢？”

温凜浅笑：“这是最后一间了。”

陆秉青拍拍她胳膊，体恤道：“早点回去。”

这时候他又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师长了。

温凜心里百转千回地点着头，杨谦南已经走到楼梯口，不高不低的一声：“姑父。”

杨谦南看起来总是没什么耐心，身量很高，背并不绷直，隐在廊灯阴影里，象征性回半个头。

他好像是个对众生都漠然的人。

被唤作姑父的院长却殷勤地哎了声，加紧脚步向他走去，嘴上忙交代着：“待会儿你姑姑来……”

陆秉青的皮鞋在她面前匆匆掠过，话音漫失在楼道里。

温凛下意识翻开签到簿，把他的名字找出来——

杨谦南。

自始至终，他未曾真切将她看入眼底。包括方才他替她关灯那一瞥，她觉得他的眼底是空旷的，就好像掠过一位礼仪小姐。有谁会留意礼仪小姐长什么样？

整栋楼已经全黑了。

她却反复想着那一个笑，心里好似鼓着海浪，一起一伏。

虚荣，不甘，心动。万千形容词碎在这海浪里，犹待后人评说。

这场短暂的照面本该到此为止。是命运无意中给了她机会。

温凛抿着唇，慢慢地收拾自己的东西。走出底楼大厅，秋夜冷风呼啸而来，她怀中不过一本书、一部手机。书是看教室的时候打发时间用的，至于手机——手机响了。

顾璃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凛凛，你值班结束了吗？”

“你先别哭。出什么事了？”

“我……我和程诚分手了。”顾璃的声音很甜，连哭腔都是糯的，“凛凛……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你回来的时候，能给我带一份排骨汤吗？”

排骨汤是学校附近商厦里的一家私房菜，专做排骨，在学生间口碑很好，步行大约十五分钟。顾璃挑食，就爱吃这一家。温凛停顿了片刻，淡淡说好。顾璃早已习惯她的善良与照顾，感激地嗯了一声，收收眼泪说：“凛凛你真好。那我先挂了哦。”

温凛无声地点点头。

也许真是命吧。她排了二十分钟的队，买到最后一份排骨汤。在坐电梯下楼的时候，又遇见杨谦南。

她疑心自己看错。

整栋楼已经没有几家商铺开门，他从电梯里出来，没有看任何人一眼，方向明确地走向影城。温凛端着一盒汤，视线追随他的身影。



心里不由自主地默念他的名字——杨谦南。

他果然对她毫无印象，目光甚至没在她身上停留半秒。

呆滞间，电梯门自动合上了，里面有人好心帮她挡了一下。

有个女生喊她：“温凜？你愣在这儿做什么呢，再不走商场就要关门了。”

温凜回神，莫名生出一个念头：“潇潇，你回宿舍吗？”

“回啊，我和周妍都正打算回呢。你不一起？”

电梯里还有个女生，也是她们班同学。

“我有点急事。”温凜把装排骨汤的袋子往前递，语气诚恳，“这是顾璃让我带的排骨汤，我现在不方便回去，能麻烦你们帮忙捎一下吗？”

另一个女生闻言笑了：“顾璃又怎么啦，有手有脚的，成天让你带这带那。”

刚刚和温凜说话的女生劝阻：“周妍，你说什么呢……”

温凜淡淡笑了笑：“她失恋了，心情不好。”

“她三天能失两回恋——”

“好了周妍！”孟潇潇接过温凜手上的食品袋，不忘叮嘱，“我帮你带回去。你也早点回去啊，前两天校门口有流氓堵人呢，保卫部都通报了。你一个女孩子，太晚了不安全。”

温凜微笑着答谢她，站在原地没动。

电梯在她面前沉下去，还能听见周妍跟同伴说话的声音——“顾璃这公主病也是没谁了，温凜真倒了八辈子霉才摊上这种室友，被人当老妈子使唤……”

温凜深吸一口气，转向影城的招牌。

电梯沉闷的灰色转瞬化为灯光斑斓。眼前几块广告牌，像旧宅门里的长廊，廊柱上是时换时新的电影海报，广告语激情澎湃，一会儿是深情不渝，一会儿是乱世浮沉。

她擦干净手背上沾的油膩汤汁，低头穿过去。

已经过十点，还在排片的片子并不多。温凛越走越深，没看见杨谦南的人影，于是挑了正在检票的一场电影。文艺片，以叙事基调沉闷著称的一个导演，难以想象他爱看这个。

只剩VIP厅。

她掏出学生卡，说：“我是R大的学生，能打对折。”

售票小哥垂着眼，仿佛在说不用她提醒。

他叩叩机器：“选个座吧。”

视线移向屏幕——

本来就是小厅，只卖出去几张票，前排两对都是紧挨着的。只有一个红色方块，在最后一排，孤独醒目，整行只有他一个。她赌博似的指了指红色方块旁边的位置：“五排五座。”

买完票才发现，她怀里还抱着本书，一本德文专著。

自己傻里傻气地，抱本书来看电影。

她想找个地方搁，但最终没舍得。这书是从文图借来的外文原版书，丢一罚三。

温凛抱着书过检票口，听影城工作人员说“走到底左拐”，心怦怦跳起来。

说不清为什么。穿梭在幽暗的影厅走廊里，暗红色的地毯在她脚下沙沙作响，她抱紧怀里的德文书，觉得嗓子眼里有疾风穿过，身体灌满凉风，将要浮起来。

直到进影厅她看见那个身影，确实确实，孑然坐在最后一排。

她赌对了。

那个位置，大银幕的光像一层浮游的萤火，斑驳落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他脸上光影变化，眼眸却始终盯着某处黑暗，沉沉的，望不见底。

那一刹那她从半空降至实地，心里无端浮现一个词。

鬼迷心窍。

电影进行到一半，杨谦南就睡着了。

准确地说，他从她进影厅那一刻起就没清醒过。温凇怀疑他进影院本身就是来睡觉的。

VIP厅的座位是沙发，中间两对情侣全把椅背放下来躺着看，甚至有个姑娘蹬了凉鞋，窝在她男朋友怀里。相较之下，杨谦南的睡姿太端正了，单手撑额，椅背不过微微倾斜，一双长腿交叠在前排座底。温凇始终正襟危坐，却觉得他放松时的仪态并不比她差多少。

电影中规中矩，有几个长镜头确实很催眠。但温凇是个再沉闷的东西也能认真看进去的个性，仔仔细细看完片子，乃至没留意身边人是什么时候睡熟的。

毫无征兆，杨谦南把头靠在了她肩上。

沉甸甸的一下。身体里仿佛有一只手，把她的心也拽下去一截。

温凇的下巴蹭到他熟睡时的额头。体温交换的感觉是奇异的，古人言交颈而卧，她是从这一刻才领略，那是种怎样的缠绵。

电影进入悬疑，背景音乐激昂澎湃。温凇目光抖颤，姿势别扭，很怕杨谦南在此刻醒来。

幸好他没有。

他似乎很疲倦，近了瞧眼眶是深陷的，眼周阴影很深，双眼皮被倦意扯宽，像个瘾君子。

温凇花了很久，渐渐抽回神识，适应肩上的那颗脑袋，沉浸入电影里。

擂鼓般的心跳渐渐平复，但那片子后半段讲了什么，她脑子里一片空白。

终场灯光亮起的时候，她还在发呆。两根手指突然碰到她怀里的书，把她吓了一跳。

温凇抱紧书本，扭头惊愕地看着他。杨谦南已经醒了，却仍把下巴搁在她肩上。落入他眼帘的第一件东西是那本书，于是他就随手拨了拨。他斜挑着眼，看着书页里若隐若现的便签：“学德语吗？”他嘴角似笑非

笑，还想继续翻几页。

“嗯。”她很警惕地后退了一些。

就在这几秒，影厅的顶灯一层层打开，他的眼睛在她面前，越来越清晰。

杨谦南说：“我是不是见过你？”

这不是一句搭讪的套话。他们确实刚刚见过。

温凇表情茫然，有意等他自己想起来。

“R大的学生？”他终于问。因为懒散，他还省略了主语。

她颇为犹豫地点了下头。

“R大还有德语系。”他自言自语，一边稍稍起身，单指挑一下她微烫的耳垂，“小姑娘也不叫醒我？”他天生一张瘾君子的面相，被看的人会觉得自己也跟着轻飘飘。

那语气暧昧得，再多一分就是戳穿了。

温凇忽然脸热，霍地站起来就逃。

杨谦南措手不及地看着她的侧影，拧了两下酸痛的脖颈，鼻间逸出丝笑。

那本德文书被她紧紧按在怀里，封底早已脱落，一眼望去，好似书的最后一页是她的衬衣。年轻女孩子相貌文秀，鼻翼一点咖啡色的小痣，低着头仓皇离场。

对于长远的记忆，人总是会记得一些莫名其妙的瞬间。譬如某个久远的清晨，教室里的一堵墙，譬如温凇后来总会回想，他小指上的一枚戒指。

而杨谦南脑子里的瞬间，是书的最后一页。

温凇回去的时候，顾璃不在。

那碗排骨汤她就动了几口，搁在桌上，骨头已经干成灰白色。温凇猜测她是去找程诚了。

她们俩的宿舍是罕见的两人间。有一个好处是当一个人不在，整间屋子就属于另一个人。

那个晚上属于杨谦南。

温凇梦见了他。

梦境第二天醒来就忘了。她只记得梦里他眼窝陷得很深，眉毛挑起来看她，似在嘲弄。

那模样竟然这么清晰，清晰得让她心虚。

她以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可是每当想起自己跟踪他进影院的那一幕，那种鬼迷心窍的感受就又回到她胸腔里，一次又一次地令她心虚。

平平淡淡过去一个月，京城下起了雨。

那几天很反常，雨时下时歇，却一直不停，让人摸不准阴晴。温凇去会计室报销个发票，出门的时候尚且干燥，走到半路，雨越落越大。

周末的教学区没什么人，道路上是空空的深灰色。

温凇怕弄湿发票，把文件袋抱在胸口，在雨里佝偻着背疾行。

她用手掌挡在额前，也就没发现，主干道上开来的那辆车。

那是一辆很低调的黑色奥迪，车速缓慢行进在校园里，杨谦南坐在后座发短信，一抬头就在后视镜里瞥见那个女孩子。他透过镜面上斑驳雨水，隐约能瞧见她鼻翼一点咖啡色的小痣。

也是凑巧，司机师傅慢悠悠开到了她身边。

杨谦南忽然说：“在这儿停。”

陈师傅疑心听错，回头重复：“在这儿停？”

“就这儿。”他笑。

陈师傅开车很温和，慢慢滑到温凇脚边，恰好刹住。

前轮没入一摊积水，吸引了温凇的注意。

她下意识侧退一步，怕溅着水。杨谦南把车门一开，笃定地坐回去，说：“要去哪儿？送你？”

温凇抬头，这才愣住。

“不记得我了？”

他那眼神非常确信，她还记得他。

温凜反应了一秒。那一秒像是在做梦，清醒后却不曾回到现实，而是一脚踏进梦里。得天独厚的人，连老天都会帮忙，雨在这一刻突然又下大了几分。温凜站在老楼的房檐边，被几颗饱满的雨点砸中，红着脸，一鼓作气坐进了车里。

她教养很好，坐进去之后先抚了抚背后的裙子，说“谢谢”。

小姑娘满身狼狈，坐最少的身位，连椅背都不靠，怕弄湿他的车。杨谦南问她去哪里，她报了个科研中心的位置，给司机师傅低声指路，文文弱弱的，也不敢多看他。

杨谦南忽然觉得好笑，从身旁抽了个靠枕出来，往她身后一搁。

温凜腰后突然垫了个软绵绵的物事，下意识回头去摸。

杨谦南手还扶着那垫子：“累不累？”

温凜受宠若惊地摇摇头，说不累。

姑娘是真挺难伺候。这是杨谦南对她的最初印象。一路上他不挑起话题，她就安安静静，也不乱看，只望着后视镜。偏偏他也不是太爱聊天的人，跷着腿按手机。

学校里原则上不允许进社会车辆。为了不扎眼，陈师傅开得很谨慎，一段雨路走了很久。到校门口附近，温凜突然出声，细若蚊蚋：“到这里就好了。”

陈师傅应言停下。杨谦南却不让她走，看了看路：“不是还剩一段？”

温凜笑笑说：“再过去就跟你不顺路了。”

小姑娘不声不响的，还挺会察言观色，知道他这一趟是要出校门。

杨谦南说没事，吩咐陈师傅继续开。

他待她太周到了，温凜不知为何坐立难安，说还是下去吧：“雨还要下一阵呢，你也不能一直送我。”

杨谦南顿住，笑容一丝一丝抽开，说：“你怎么知道不能呢？”

温凜到底资历浅，没遇见过这种阵仗，一下就没了言语。

男人在他这个年纪是奇怪的，失却了少年气韵，却还残存几分少年心性，走之前偏还对她说：“你尽管进去，办完事要去哪儿，我再送你。”

这话其实带几分玩笑，温凜没当真，但心情依然很好，笑呵呵地替他关车门，说：“谢谢你啦，我走了，再见。”那语气回想起来有点羞耻，甜滋滋的，不像她了。

结果半小时后，真再见了。

她把一张张发票敲完章出来，刚想把空文件袋顶上头，就看见了他的车，还停在原地，雨刮器很有节奏，左一下右一下。

杨谦南说完那句话没急着走，就想等等看，看她什么时候出来。其实也没刻意在等，他心里想着下大雨也没地方可去，索性在车里玩玩手机。

杨谦南一玩半小时，真把她给等着了。

温凜笑着敲他车窗的时候，他怔了一下。半个钟头过去，他其实早忘记自己之前说过什么话了。但她还记着，惊喜地冲他笑，说：“你还真等呀！”方才还文静拘谨的小姑娘，如今笑得眼角弯弯。她眼睛生得秀气，一笑就弯成一条轻柔的线，雨丝打湿的鬓发贴在额角，蜷成两个卷，像《大话西游》里的白晶晶。

那几天阴雨连绵，她不知道，她眼底是有光的。

杨谦南没来由地笑起来，眼神像捞着个宝贝，打开车门说：“你上来吧。”

那天他们一起去吃了顿饭，吃完他亲自把她送回来。

雨早就停了。京城气候干，才停一阵，地面已经露出了原本的颜色。她站在宿舍楼前，指着半干的水泥地，说：“雨可算停了，今天多谢你啊。”

那夜一定有风吧。杨谦南双手插口袋，嘴角浅浅弧度：“雨停了，你就不想见我了吗？”

温凜脸烧红一片，喉咙里像铺了一层薄荷糖，凉凉腻腻地痒。

这夜她说了什么，情态多么窘迫，她都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夜空中

没有月亮，校园里到处是明晃晃的灯光，她站在狭窄的楼门口，清凉感受一直向下透，充满她的整个体腔。

那是一种命运穿堂而过的凉。

他俩的相遇，就是这样半推半就。分不清几分刻意几分巧合，几分是天定，几分是人为。

等身边人反应过来的时候，杨谦南已经是那个经常约温凛出去吃饭的人。

其实杨谦南周身上下，也没什么唬人的行头，就像他们俩的饭局，通常很平淡。他食量很小，主食从来只吃几口，连累温凛也不敢多吃，经常回去之后找顾璃一起点宵夜。顾璃觉得奇怪，说这什么人啊，这么小气，请客都不让你吃饱。温凛笑得筷子都掉下来，假称：“不是啦。只顾着聊天，忘记吃饭了。”

其实他们说的话也很少。他只是习惯找个人陪他吃饭，经常点一大份薄切马肉，问她：“吃吗？”温凛是生鱼片都不怎么吃的人，猩红的生马肉戳到面前，吓得闭起眼睛。

杨谦南总是逗几下就停，一个人索然地笑。好像她是来给他的晚餐增添乐趣的。

然后他慢条斯理擦净手指，勉强和她说一说自己。

他说，他近几年状态不太好，恰好他姑父调任R大，家里人把他弄去念个MBA，所以他每个星期会来一趟。

他二十八了，重返校园。“换个心情。”这是他原话。

温凛若有所思地揣摩他说的“状态不好”是什么意思，连不小心吞了一瓣生肉都不自知。

杨谦南把餐巾叠一个角，过去帮她擦嘴角的血迹，心情看上去很好：“这不是吃得挺好的？”

他指背上有淡香水和锡纸的味道，温柔得太醒目。温凛半翕着唇，小心地从眼底打捞起一捧目光看他，一动不动地由他擦拭。



这算是他们最亲密的时刻。其他时间聊城市聊交通，聊到彼此也是他淡淡一句“那你平时都吃什么？”温凇很仔细地回答，但他只顾吃东西，让她连一句“你呢”都递不出去。

何况像杨谦南这样的人，也不会安心读学位。一个学时四位数的课他没露过几面，仅有的几次都来找她，频率也不算高。温凇的生活除却多了一个出手阔绰的饭搭子，也没见有什么变化。

她依旧是大学里最常见的那种好学生——均绩年年前三，社交圈狭窄，不熟的人突然找她，一定是为了参考作业。

真正发生变化的时刻在十二月。

一学期课程结束，温凇趁考试周来临之前浏览网页，打算订回家的车票。选择时间的时候，她又犹豫了一下——考完试要不要和他见个面？虽然他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找过她。

顾璃总说他是追她，可她觉得他只是惯性找人作陪。不过顾璃有一点是对的。他对她，至少是有一点兴趣的。有一两个瞬间，他觉得有这么个姑娘在身边，也不错。

只是这样的姑娘或许有很多。

女人都是自己选的。主动找他，或者做通讯录里几十个笔画。

恰巧是年终，温凇看着手机，静坐到手脚冰凉，最后给他发了四个字——“新年快乐”。

很俗，温凇不指望他能从千百个联系人里理到她。但扣下手机没多久，杨谦南的消息突兀地进来了：“会打麻将吗？”

“……”温凇一阵失语。他还有这癖好？

有这癖好的，其实是杨谦南的一个朋友，叫应朝禹。

温凇见到这人的第一面也很震惊。主要是因为，他帅得有点出人意料。

杨谦南起先给她打的预防针，说他这朋友是个二缺。一般二代们由于